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鄭處許叔子許西偏後十五年許復國故書入不書滅

隱十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公志在得國諱其故而偃然行卽位之禮春秋卽其

實而書之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小國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

不沒其實也

桓二年滕子來朝

杞公爵弱而以侯禮至

秋七月杞侯來朝

楚滅鄧復滅蔡鄭亦幾亡然鄭伯牽羊以逆而鄭復存

子產執玉帛以抗楚楚亦不能加小國能自強也

蔡侯鄭伯

會于鄧

魯嘗入杞杞來求成故會于鄧甚哉杞之可念也桓公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人左氏曰杞不敬也僖公之時杞子來朝歸而見人左氏曰杞不共也杞小來朝豈不敬共良由微弱不能備禮故身雖行禮而不免見伐于人尤可念也

桓三年夏六月公會杞侯于鄧

仲冬教兵名曰大閱大閱非諸侯所得爲也況以秋八月行之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爲嫡長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

書于春秋

九月丁卯子同生

春正月烝已非時況五月而又烝乎

桓八年夏五月丁丑烝

祭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爲之紀魯

甥也咨謀于魯而行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方其逆也稱曰王后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季

姜由父母家言之也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桓公方與齊衛鄭爲仇遂求宋陳蔡爲好而使大夫盟

其君可乎

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十

二月三日今正月也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今桓公
春書無冰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
無冰可出春秋于是時而書之

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遜于齊猶有所愧中焉會齊侯

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于祝邱其無忌憚甚矣

莊四年春二月

夫人姜氏享
齊侯于祝邱

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

閒施面目于三軍中豈容以人道責哉

莊五年夏夫人
姜氏如齊師

天者積氣所爲日月星辰繫焉故常與是氣流轉于其

聞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

尤重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也一歲再會稔

惡極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紀侯去其國至今七八年叔姬之隨其去與其所寓皆

不可知惟書其歸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勤懇懇若有

哀于叔姬者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

于鄰

齊桓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宋魯從而小國皆從之

矣故爲此盟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挾天子以令

諸侯則桓公之本謀也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自是而後魯伐戎終不能爲魯患豺狼之性畏威則

遁豈盟誓可結哉

莊十八夏公追戎于濟西

春秋二百四十年獨莊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

莊二十二年

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莊公生于桓六年至是年三十有七矣求昏于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旣歸而後

至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覲之禮違越禮制
以爲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謬也向也桓公娶
于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齊
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于冊辭煩而
不殺爲萬世永戒也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
至自齊八月丁未夫人姜氏入戊

寅大夫宗
婦覲用幣

郭公說者以爲郭亡有二證齊桓公嘗問管仲郭何故
亡一也春秋嘗書梁亡此正其類二也 郭公

齊桓圖霸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于楚猶未敢聲言伐

之以侵蔡召諸侯借侵蔡以出楚不意此桓公之謀

也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于洮朝其子于僖失爲婦之道矣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桓公旣霸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爲許伐乎

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魯桓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爲永戒今僖公不特偕如齊也又同會齊侯于陽穀此何禮也

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齊桓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霸輕
于挑楚于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
人曰會則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
國如玩嬰兒于掌股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
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楚人使宜申獻捷于魯蓋是
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意將以風魯魯侯懼而往會與
諸侯盟于薄將盟之後宋公僅免而歸蓋在會之諸侯
惟楚命是聽或執或伐或命或釋一無所與焉僖二十一年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
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月二日癸丑公

會諸侯盟于
薄釋宋公

宋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于齊今敗于泓而死
諸侯之所同念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
是以知孝公之背德也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召
而盟之魯之弱可見矣

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禮天子頒正朔諸侯受而藏之禰廟每朔以特羊告宗
廟謂之告朔既告然後出而視政謂之視朔文公末年
四不視朔則荒怠于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子貢欲去

告朔之餼羊當自文公之後魯公不親告朔矣

文六年閏月不

告朔猶朝于廟

戎嘗爲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其後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

文七年狄侵我西鄙

文十五年書諸侯盟于扈至是書諸侯會于扈其事正同始也魯文公後至晉侯取賂于齊無功而還故春秋略之不列序諸侯今扈之會文公不與諸侯成宋之亂而不能討其罪故春秋復得而略之

文十七年諸侯會于扈

陸渾之戎近在伊雒中國不能問而楚人伐之然楚意不在戎也觀兵天子之疆而問鼎之大小輕重其僭亂若此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宣公連年如齊卑辱已甚今因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以求叔姬無乃太甚乎前此魯女多爲諸侯夫人今下嫁于大夫固已少屈矣宣公又自主昏是以大夫自處也高固之逆與子叔姬之偕來其書于春秋益可恥矣向者莊公之時莒慶來逆叔姬其後僖公及莒慶盟于洮皆魯之恥也

宣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飲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齊固及子叔姬來

昔襄公與姜戎敗秦師于殽今成公又與白狄伐秦內
外親疏皆倒置矣

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

宋華元楚子反親自結盟兩國息爭春秋之所予也

宣

五年夏六月宋人及楚人平

八家共耕公田得其地利以共公上此之謂什一而藉
今宣公復于私田之中履畝而稅之其取於民也比舊
增倍至于後世遵用之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是也

初稅畝

邾人嘗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此人理之所無者今復戕

鄆子于鄆親至人國賊其君而殺之春秋以來亦無是事也

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按左氏云季文子以輦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如左氏所言則武宮者猶邾之戰潘黨請楚子欲築武庫之類也公羊之說則不然以武宮爲武公之宮按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宮武世室也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鄆陵之戰與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于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

公之志驕矣

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前此諸侯屈于天子之卿爲會者有之未有屈二卿者

屈天子之卿爲盟者有之未有同盟者厲公之志驕僭

甚矣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許侯欲遷于晉許大夫不從許之勢甚迫許之情可念

也晉人歸諸侯而獨使大夫伐許猶未甚怒也獨許鄭

有宿怨鄭伯身從諸侯甘心于許故以鄭序晉上爲鄭

主乎是師也

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弭兵之功小大夫專盟之罪大大夫固嘗盟于湏梁矣

當是時諸侯皆在位憚于一盟遣大夫以爲盟是諸侯之怠非大夫之專也大夫專盟未有如宋者也春秋書宋之盟特言諸侯皆明君臣之義特先晉人者正夷夏之分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魯常屬鄆未幾而莒滅鄆今者莒人有亂魯遂乘勢而取之昭四年九月取鄆

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蓋弗擾叛季氏非叛魯也凡叛季氏者皆以張公室爲名其意雖未必然其辭則正夫子之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是蓋春秋書